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

此月兩拜手翰如奉談麈慰院之劇伯兄以老病不獲進竭為恨重蒙致禮之勤豈勝感哉小兒持之獲侍尊俎所以待遇者皆過其分尤切悚懼如聞屬有手足之戚諒深追悼後時修慰不專尚幸裁恕小兒頗能道餘教萬一警策多矣荊州逃卒視州郡為逆旅周流自如莫知禁戢平日若此緩急安能防閑比方稍修其藉革頂名之弊圖致請於大府丐與隣郡

為約以絕逃逸之患適得公移甚愜下意即已行下
巡尉義勇等嚴其跡捕近有襄陽逃卒投募在此捕
者尋至即令擒去矣敞豈自某入境逃卒亦不少有
未獲者恐在府下徑差人跡捕或恐此輩羣黨欲丐
移又兵官巡尉義勇等為之應援倘蒙捕獲亦可懲
後也干冒威尊不勝惶恐

某備數屬壘倏閱半祀名雖北鄙定帶嚴城光潤所
蒙最為親切粗謹職守未至瘵敗無非大府之賜天
戕關焉不干記史是猶陟嵩華而忘山泳江湖而忘

水揆之常情宜獲罪戾比得邸吏別報乃知姓名首
塵薦剡所以獎借之辭寵甚聞之惕然弗稱是懼治
古公道還於盛世前輩典刑蔚乎斯在敢不益勵素
志勉竭駑朽斲無負斯言世俗私謝之禮則不敢以
累門下伏冀高明必垂洞察職事所當控聞者雖有
公狀亦合更具稟劄慮勤聽覽且恃照臨之密邇皆
缺弗致今受知之深乃如此尤不容以言謝

三

奉十八日手誨愛民閔雨之誠尚賢戢姦之旨可謂
兩盡而兼著豈勝歎仰公道之任歸門下久矣非適

今日其區區之志粗知所擇雷同苟合竊亦所耻同
官相與當何求哉事惟其宜理惟其當議論設施不
必在已相期相勉大抵以此平居論事始有未合各
獻其宜仇然自竭反復之久是非已明伏羲如響人
得所欲殆莫知初說為誰主之也仰視滅私之訓妄
謂或庶幾焉核實之命不容不以情報今茲旱勢可
畏殊甚襄鄂之間沂漢之舟鱗積灘底曠旬淹月而
不得進漢上雨暘可見於此矣江流增減太府具知
之瀕淮並江諸郡屬嘗具稟續加詢訪舉亡異辭啟
邑初六日致禱雖未即得霈澤壇遺之所朝莫致致

祠官未常不沾濕也惟望日終日晴徹四無纖雲旣
望之朝率郡官迎致上泉復冒雨而歸自是日及今
陰雨無曠日境內獨襄水西鄉先得大雨七日八日
之夕自城上望雨色如黛震霆為之達旦十二三間
襄水東鄉如獨山等處亦得大雨至十七八間沿江
鄉及與安樂東鄉往往得大雨矣比日郡城乃始霽
霈南鄉最早處亦且得雨雨意至今未怠當陽亦十
七八以來雨始加大江東西田土較之此間相去甚
遠江東西無曠土此間曠土甚多江東西田分早晚
早田者種占早禾晚田種晚大禾此間田不分早晚

但分水陸陸田者只種麥豆麻粟或蒔蔬栽桑不復種禾水田乃種禾此間陸田若在江東西十八九為旱田矣水田者大率仰泉在兩山之間謂之浴田實谷字俗書從水江東西謂之源田瀦水處曰堰仰溪流者亦謂之浴蓋為多在低下其港陂亦謂之堰江東西陂水多及高平處此間則不能蓋其為陂不能如江東西之多且善也惟南鄉去山既遠且近江高平之地多又邇大府居民差衆故多不仰泉石之田此田最下歲入甚多白楊一鄉此田居十五以上梨陂柘陂等鄉不下十二惟西北東鄉分則無此田矣

然所謂水田者不善治堰則並高處亦與平日相類矣少者不十一多者不十三通之不過十二上泉距郡城幾三十里迎泉之日迂視其田計其龜坼者十一二外此皆尚有水然堰中已乾而不繼必大敗今得雨可無害也惟白楊鄉等處高平田全未種者見施行令種晚穀及可助食者今歲亦幸有湖北平時水浸有不可種禾者民皆種禾若復無水患又得時雨或者可補未種之田耳小兒歸就試經從大府輒布此令進謁竊惟軫憂斯民之深所欲亟聞故詳及之伏幸台察

屬奉手誨益深佩服小子持之再望道德之光蒙接
遇之寵為幸厚矣家問中備述餘教尤深感激傳有
聞民有姓易者為之食戶強以錢取去倉粟或云在
長林境中及物色之乃無此事又云在當陽境內方
此詢究尚未報也俟得其實續當布聞此來兩澤無
不霑足但次第有過多之患十三日偶天陰與僉判
教授知縣人以一馬鬣卒行視田間苗甚秀發水皆
盈溢向曾龜圻者今得水茂暢過於不缺水者高坡
未插秧者今插已過半秧田甚多尚往往成群插秧

問何以能備此秧則曰年例如此若其不脩陂池不
事耘耨則皆枯死此地惰習未易空言勸之今冬欲
措置單此習又未知果能革否陸地耕種粟豆者却
多中稔為有餘矣前書所謂湖田者雖未及物色勢
不能不病水耳襄陽唯南漳宜城間得雨外此皆久
無雨是間舟泊襄水灘下者初七八間得信猶言水
澁不能前進初七日有微雨不成水十二三間自此
來者却云襄陽得雨成水但未通洽未知此後如何
久傳北界旱甚河之南北至相食初未敢信今東自
承楚西自均房來者其言若一恐或有是竊惟長者

愛民之心追配禹稷無間於遠邇內外獨恨華夷首
足之分未克大正皇朝德施仁風獨有限隔君子之
憂未容遽釋旦晚召還兩地以究設施則樂民之樂
為有日矣春間趙路分良弼來闕禁旅介然如古節
士尋有孟正將通成統領和因事相繼過此適值同
官習射率然延至其間以觀其技馳射精熟議論慷
慨異時所見武弁不多其比陶冶下風者人材如此
推而廣之何事不可為哉長林汪宰初甚不堪姦民
之訟既見其薄治其吏亦不能無疑因曉以吾人無
他於此輩行法以防微不得不爾即遂釋然奸民肆

其欺罔以快私忿真大蠹也長林具折申狀皆是事
實併用備申伏幸過目昨日得公移聞二縣以酒折
鋪兵糧長林斷無此矣長林鋪兵皆在軍倉請米軍
庫請錢皆是一色白米好錢未常有折支也當陽方
此詢之然以理揆之沈宰處事極有理不至如所聞
或恐有疑似又當有曲折須其報即具申也近日以
所獲劫盜中有二人是攫客稍以榜約束之兼聞此
輩羣黨擾寺觀與鄉村民戶頗甚故不得不裁之亦
不敢以稟聞也西蜀之飢淮浙之蝗皆令人不能置
懷處州豪民為盜猶可憐也此土雖雨澤粗足尚用

惻惻日俟教誨以免罪戾伏幸終惠

五

稍疎記室之詢徒積傾仰今歲之旱諸鄉皆有少損而南鄉頗甚初擬瀕江湖下鄉常歲所不種者今歲可種謂可以補近兩月間江漢之流無雨而漲溢者凡三所種之田與蔬茄麻粟皆為烏有同官赴試與被檄而出者皆親目其事歸言其狀為之怛然比已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前數日方歸所得尤詳旱涉之餘米穀自少而諸處糴米之舟皆鱗次岝下如都統司至使人於鄉村攔截載負米者本軍今歲以民饑

食逐時發常平以賑之所糴幾二千石見椿糴過常平錢二千緡倉臺公移踵至催以此錢趨時糴米以備來年賑濟雖分差人於熟鄉收糴而來糴者絕少此數日以來米不出市民復艱食見出常平賑糴近來屢謀出賞榜禁米舟下河而吏輩輒以恐有過糴之嫌為言初以其有理亦與同官熟論而從之近日事勢尤逼又見郢州以百千之賞禁米舟下河此間新發舉人親戚之家犯其禁用朱漕之言免其罪竟納賞錢試以問吏吏復為過糴之說昨日同官相聚復有議洩米之禁因評吏言果出於公乎抑有私意

乎同官皆謂此輩必有親故厚善之人商販米者故以此爲地耳豈有公心哉疑未決間忽被使臺公牒深恠事未施行已蒙止絕殆所謂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雖然此事乃如吏輩之意蔽邑元無是事不知誰敢致此說於太府疑必有交鬪其間者有不可不察也某平時不能飾說况在門下尤不敢不用其情鄉來襄陽過米價米舟至者皆困不能前然卒以賂津吏有夜竊過者常謂法禁往往不足恃比年場務益艱商旅多行私路私路舊微小少所知者今皆坦途通行北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近聞米過唐鄧

間多不以舟小民趨目前之急不暇爲後日計况肯爲鄉曲計爲州縣計乎使米粟有餘無禁其洩可也今方甚不足以坐視其洩恐亦未宜蔽邑褊小今歲纔數旬不雨市輒無米鄉民素無蓋藏同官出入村塢者皆謂未常見困倉人家多茅茨其室廬不能深奧大率可窺其有者乃擔石之儲耳風俗所自來非一日今日不爲之計後將益弊今所謂洩米非洩於南之患洩於此之患也已若有餘或能粗給則推以與人乃所願也此方有旦暮之憂而不爲後日計者方累累舉所恃以洩恐不容坐視薄遽亟此布稟丐

察言者之奸續容商議所以處之之宜別當具稟伏
幸台察

與張元善

潛臺數有便郵其發多值冗不克附問累託象先致
意會次當必及之嚴山蓋倉其說未善若謂以舟致
之襄陽則江漢湍淺曠日持久當漲溢時風濤險悍
類不可行陸運則自嚴山至班竹號六十五里山路
阻隘崎嶇其實不止此數又類有水隔春夏之間每
用阻絕本軍至班竹八十五里乃坦塗又嚴山非市
井去處人煙疎闊儲粟則可儲粟則難於看守莫若

葺軍倉以儲粟今子城既固如在枕上矣長林巡視
小路常親歷其地叙說甚詳已備在公狀中幸裁之
九江德化丞鄧約禮字文範階為文林今冬當代其
家世建昌乃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壻其居舊遭回祿
未赴德化時寓居李氏今其妻兄官滿歸臨川鄧丞
欲及未代前一歸建昌營居舍願丐使臺一檄若蒙
垂允但付此間旦晚即附往也亦嘗託象先轉免諒
必無阻此公鄉里之秀端慤純正甚有宦業比年攝
兩邑當事之難拯其敝壞更使為佳地民之戴之不
忍其去無愧史冊所書異時真可備藥籠中物韓昌

黎字戒以在得人卒章要哉言乎敝邑兩令皆賢教
官時有裨補自簽以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唯稅
官頗謬近得一指使佐之其職頓舉拙者不過扶持
勸勉使其善意不替有加庶幾蒙成以免戾今農賈
安帖吏卒抑畏盜賊衰息作則輒獲訟牒之少乃至
曠旬械笞塵委五刑植立試用希闊用必聚觀此豈
迂拙所能坐致竊自幸者亦同官適逢其人耳方至
此時積訟頗多非其俗惡乃不能無敗羣者耳此輩
遨遊城市持吏長短無理致爭期於必勝敵不能其
遂成長訟諸司不止乃至臺部初既精求案牘辯其

曲直既又曉以義理使得自新能自伏羲願改者固
十八九至於怙終之人雖稍柔服於一時尚圖復逞
於他日同惡亦視此為消長所大幸者諸司皆賢明
此輩無所復逞今訟之日少俗之日厚亦正以此向
來得書謂未識張監張監趨向甚正議論有典刑到
任以來文移條理每每可服張憲在九江時假道識
之蒙渠約飯亦自道其政大抵亦有家法聞到常德
多病少見賓客公文亦多傳入宅書押若無所孰何
引大體卧護政亦何傷雖曰德星聚可也稽之事實
乃有大謬不然者今敗羣之人皆走憲臺此輩不之

他司而之憲臺殆必有侮而動今不問宜可動輒索
案案之往也又不知所處動輒可恠聞憲臺之吏最
無禮而又能觀其文移行遣似皆出吏輩敝邑亦有
數事他郡可推而知之未欲盡述其本末若欲知之
後便稟聞也聞象先與之相善不知能有道以已之
奸吏猾民託以擾郡縣害良民傷政敗俗亦不細
大官之不可非其人如此哉久不奉門引筆輒累累
如此可一笑也

二

併啓三函良佩謙眷備承作止足慰傾馳事皆得請

尤用感服近日得雨稍大境內頗周遍唯傍江陵界
上多未種此恐無及耳和糴一事得不及敝邑可謂
大惠屬者不雨曾未踰月民已艱食亟發常平之粟
四散賑之僅免狼狽繼此雨澤霑足倘得中下熟故
邑欲自措置私糴少米貯之鄉間以為異時之備此
謀或遂皆門下之賜也修城會子甚濟空乏之餘會若
便得乃幸望示其期交納銀網處免苛留之患皆藉
餘庇兌換會子二萬貫其數甚少聞之去年換會子
時官府行之滅裂細民又不善觀揭示誤認下文立
限三月之內有不及之數並仍舊流轉交易買賣遂

收不損壞者不赴場換易及至限滿既行使不得悔
之無及今此懲前日之害叢奏來換官吏見發到會
子不多遂人限其數日限其人來者頗以為病前日
令其限數日換三四千緡來者原原後又將不止又
以商人以會子難得滯留於此所積或三四百千或
七八百千官吏見其數多又是商旅又限其數不肯
換與來訴滯留折閱之狀態不容不換與之所發會
子不供數日耳公移再求五萬勢恐未止此數若覺
未足又當上浼前日得新漕臺復書見其辭氣溫厚
有前輩典刑甚為之喜第前此不相識未欲遽以片

紙輸腹心象先書中屢言林幹之賢欲通書偶亦未
及漕臺會次得借一言之重使獲區區牧養之志不
勝幸甚郡縣非得使家相知聞相假借則吏文之能
掣肘者多矣切幸介念汪長林真愛民如子近有奸
民楊汝翼方九成者嗾其黨類十餘人擁帥庭訴其
害民詞中有云欲訴本軍又恐知軍剛定大慈若只
送縣愈起雙民之意某在此初未常以姑息從事循
吏奸民為柔良受害者屢繼治之矣單辭虛偽或不待
面造而得其情尋問根本與之反覆頃刻之間有姦
露辭屈伏罪而去者區區於此自謂有一日之長訟

爭之少盜賊之衰殆亦以此愚民但見械咎塵委試用希閱往往有慈仁之說其姦黠駟僧者實有所憚且惡其不便於己他未有可以中傷且偁和其間加大慈等語以為媒孽之地帥庭之訟此其驗也帥方禱雨未應此輩乘時投辭帥舊知長林方得書稱歎其美見規某不能拈出此牒尋至亦不能不疑觀其判辭不止於疑遂至盛怒章文賢甚某即以書解之渙若冰釋此等尤令人敬服王謙仲在隆興時曾傳聞一事即以書告之政與此相類謾錄往一觀此等亦不可不知也後見謙仲報書云果有是事但所判甚平却不至於長奸也此間號民淳但細民淳耳至其豪猾則尤陸梁於江浙也因筆不覺怵怵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書

與張監

某效職如昨皆依大庇子城土工歲前畢事包砌東
北一隅猶未周浹見輒已盡鄉蒙台旨令自致買名
銀之請今方圖之俟得消息當逐一稟聞也通廟堂
朝士書更望一言之賜此事之就可壯邊城之勢常
平倉庫如在枕上矣計必蒙垂念也去冬少雨此間
幸得雪頗大麥今甚秀正月尾又得薄雪比來殊未
有雨意園蔬甚渴高田亦需水而耕不無可慮者去

冬得家書謂江東西秋獲稻皆虛耗民多流移此間却無是患目今皆熙熙但和糴與租米亦皆不如常歲以此知米穀不能無耗折但人不覺耳商稅推酷皆虧於往時稍詢旁郡往往皆如此凡事自十數年來細校之大抵益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所謂變而通之者必有其道斷願承教不敢為累牘之禮以溷記史當蒙亮恕

二

屬承手翰風誼凜然三復之餘益深降歎曾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孟子所喜亦曰

君將蒙其益民將被其澤道將行於時而已某前日賚喜之牘竊自附於此固知外物不足為賢者輕重也歸正人伊信者常至庭備諭以賢監司宣布聖朝恩德之意見其衣服藍縷因薄賙之今不復叫呼矣其類有二三人相次陳乞計次第關聞也使華過此時有一陳狀者乃長林係官畫匠後自知理曲復藏避不欲迫追以開其自新之路近方出頭喻之以理令下當陽與其嫂行踏田界旦晚即申聞其詳簿書捐絕官府通弊是間僻左忽略尤甚公私文書類難稽考鄉來郡中公案只寄收軍資庫中間常置架閣

庫元無成規殆為虛說近方令諸案就軍資庫各檢
尋本案文字收附架閣庫隨在亡證諸其籍庶有稽
考若去秋以來文案全不容漏脫矣使臺所索屈彥
誠公案申發已久續索所毀公據斷由以不曾啓縣
封不知在不尋呼縣吏問之果不在其中責令搜求
累日不得卽追薛諒劉習問之薛諒老病扶杖出頭
勢必擡輿而後可前劉習白陳初不與事薛諒亦云
省憶追屈氏公據斷由時里正是吳文海非是劉習
後追到吳文海果無異辭然謂當時已追到官薛諒
亦云省憶得當時二文公據斷由皆已附案今若不

在乃是案中漏失長林見其事如此重於發人親監
縣吏倒架搜尋得斷由一截然情理尚可考公據則
竟不在今且發斷由去一二人皆知責俟命若不妨
裁斷得免解其人尤幸比來訟牒益寡有無以旬計
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第積年之訟尚有六七事未
竟此數事日已決三事勢不復起矣如蘄榮屈彥誠
二事旦莫必決餘二事亦皆諭之以理使自和解未
知能從否要亦在旬日當決過社節來屢得兩高田
皆可耕每多夜雨農者之占以為必稔未知果驗否
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有則立獲前政有二盜未

獲今巡尉亦皆是後任者憲臺督責常文文已因循
近乃押至其辭加峻此盜在當時卽已遠迹今固無
可得之理常時巡尉已逃責罷去久矣今巡尉一人
且將滿一人且書考矣一旦責以前任不可得之賊
行移如此似亦非宜此間平時爲害之盜今盡捕獲
能爲盜之人與常停盜之家皆已密籍在此苟有盜
亦不容不獲也平時剽奪於道路者近獲二人已斷
配一人一人見在獄鄉來稟聞當陽界內有六七輩
打奪人錢物縛之於深林中而去者皆已斷配今日
之無盜大抵以此憲臺輒駁下此案令檢斷去析其

所駁之說無道理此間檢斷官吏析之文條理粲然
謾令錄呈得一過目幸甚又有大囚其犯乃在某未
到任時到此未久卽見一人來投牒乃被人殺之家
訟當陽勘囚情節未盡觀其辭卽知其爲律訟者已
而聞之果無狀之人以好訟不已常遭徒刑矣卽判
送當陽縣令從公盡情根勘不得稍有鹵莽沈宰亦
在郡某亦常摘其詞中所訟與相反覆沈宰謂大囚
在獄只得盡情出入皆不可其事皆親自研勘不在
吏手觀沈宰序說本末果皆不苟及其解本軍軍院
猶研究有節目未盡者竟追縣吏斷遣今奏案上矣

健訟之人自憲使之至卽投牒於憲臺計其投牒之日乃在此間奏上之後憲臺遂索案比既奏又先申憲矣然旣索案只合發往前月方得牒改送司理院且言已專人發案下然其案逮今未至司理院亦無從照勘本軍相尋有兩奏案一後奏者下已久矣此案獨未下豈憲臺致疑於其間以上聞也此事本末甚詳當時憲臺但以其詞與所疑今本軍具析則其事渙然矣刑獄淹延亦憲臺之任其囚已於絞刑上定斷獨以殺人無證法當奏裁縱令別勘其情與其刑皆不能有所加張文老成前輩近自鄉里過九江時亦常侍尊俎未必有心相困近物色之乃今憲臺法司黃亮者乃此間入吏鄭守審王守之時此人多不用事今聞自孔目已下多與之有隙或謂其人爲此以報私怨萬一出此所簽廳官與檢法官亦唯黃亮是聽而已張丈前輩某本欲作書以恐不暇省錄敢借一言之重以調護之幸甚鄉米張丈有公劄問人材某常以兩縣宰與教官爲對以沈爲宰某備員守臣莫不至甚有冤濫也張丈尊年諸事未可直致恐反致疑也韓官檢法者不知何等人品幸有以調護之恃契愛浼瀆伏幸恕察

與豐叔賈

某迂踈置之泉石間甚宜一行作吏強其所劣欲罷不能前者所聞荆門郡計不至窘束至此大異所聞最爾小壘頻歲迎送勢不能堪疆土雖稍廣闊然由童田蕪人踵稀少戶口不能當江浙小縣始至妄意創築城子今幸向畢春間解舍適有回祿之災不容不新之在官亭宇以數政皆不久積壞幾不可支吾只得隨宜修葺不習於吏當此匱乏重以百役今歲漢江岷江皆無雨暴溢瀕水下地所傷甚多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從實與之蠲租常賦殆虧其半廩焉未

知所以善後倘有以督而振掖之是所望於長者唯無愛是幸

與鄧文範

某在此士民日相安所為不至齟齬第二月九日之夜宅堂有回祿之災大屋十餘間頃刻成燼私居行李幾為一空幸不曾延燒官府文書印記等無毫髮損失骨肉間一時不至甚驚恐過後循省乃生驚怖旬日乃定然比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持循二子與姪孫濬當火起時頗見力量他日或可望弟日今二子終未肯進學耳近以田間缺水登蒙泉山頂禱雨

靈應甚著三祝文薛漕處有之是間民益相安士人
亦有向學者郡無逃卒境內盜賊絕少有則立獲訟
牒有無以旬計然太守自無暇此間有積年之訟皆
盤錯外郡之訟諸司亦時遣至此又有築城造屋之
後適連年送迎之後計財匱乏頗費調度近以商稅
虧額之甚遂自料理頓有增羨乃知事無不可爲者
始至即修煙火保伍賊盜之少多賴其力近忽有劫
盜九人劫南境村中軟堰寺長生庫遲明爲煙火隊
所捕敵殺一人生擒九人皆勇悍之盜義勇之外煙
火隊今亦可恃凡事薛漕必能言之凌遽遣此更須

續致

與致政兄

某拙鈍不敏豈不自知然物莫不各有所長各有所
短若其深思力考究事理之精詳造於昭然而不可
昧確然而不可移則竊自信其有一日之長家信中
詳言事爲者非是矜誇政欲以情實達於長上耳某
常謂三代而下有唐虞三代遺風者唯漢趙充國一
人而已宣帝問曰誰可使者則曰無逾老臣其客勸
其歸功朝廷與諸臣則曰兵之利害當爲後世法老
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臯陶曰朕言惠可底

行禹曰予暨益播庶鮮食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乂
又曰予决九州距四海濟畝澮距川又曰予創若時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
功夔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等皆非
矜誇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當然故君
子所爲不問其在人在已當爲而爲當言而言人言
之與吾言一也後世爲不情之詞者其實不能不自
恃古之君臣朋友之間猶無飾辭况父兄間乎唐虞
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洞然無彼己之間至其叔木德
衰然後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爲太甲
卒爲商太宗近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善惡是非
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爲中才之主以流言
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
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太
公昭至信適足以附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
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
寡失後世人君亦未嘗不欲辯君子小人然卒以君
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寸寸而度銖銖而稱之
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

之罪况今人手今同官皆盡心力相助人莫不有才
至其良心固有更不待言但人之見理不明自為蒙
蔽自為艱難亦蒙蔽他人艱難他人善端不得通暢
人心不亨人材不得自達阻碍隔塞處多但增尤怨
非所以致和消異今時人逢君之惡長君之惡則有
之矣所謂格君心之非引君當道邈乎遠哉重可嘆
哉

與張伯信

屬者伏承使華臨賁侍坐陪吟日飽德義慰喜可知
至如風露淒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鑪

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為鑑迴溪為佩冰玉明瑩雪霜
騰耀則噴玉新亭真蓬壺瀛洲已方士徒爾幻恠安
知真仙在此而不在彼也竒石悉已如數置之作者
屹立瀑間瀕池四輩聳然相望如五老後有三峰跬
步之間便使人應接不暇如聞玉泉亦蒙點化光價
十倍其初此邦何幸自此天下名勝皆有望於門下
矣

與似清

九月八日蒙泉守陸某書復明珠菴清長老禪師侍
者自從臨安一別直至如今談詠高風便同覲面去

年百八姪姪歸自南嶽得書又承惠藥足慰別懷道
人家信緣信脚到處為家可也明珠菴幸有諸貴人
賢士相愛得住且住若是名山大刹更尚有緣頂笠
便行亦且無碍不須擬議不勞擘劃在在處處皆是
道場何處轉不得法輪何人續不得慧命事忙來人
索書草草奉此想蒙道照

與沈宰

回祿之災獨中居室此其不德之譴也慰言勤至益
重悚惻臧張一孽初欲以聞上而終治者以其有自
新之意姑從末減小示懲戒恐欲知之築室之毀

蒙軫念尤佩厚意長林艱得竹林不免以累治下旋
令納去百緡煩令計費續當奉償郡中以子城之後
殊覺空竭更賴調護之方振翼而成就之是願是幸
承欲一來諸遲面既

二

荐領詩文皆豪健有力健羨健羨某鄉有復程帥惠
江西詩派書曾見之否其間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
之說愚見大槩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
也亦皆發乎情止乎禮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
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稟識趣不同凡流故其

摸寫物態陶冶情性或清或壯或婉或嚴品類不一而皆條然各成一家不可與衆作渾亂字句音節之間皆有律呂皆詩家所以自異者曾子固文章如此而見謂不能詩其人品高者又借義理以自勝此不能不與古異今若借以古詩爲師一意於道則後之作者又當左次矣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

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辯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卽位魏證爲尚書右丞或毀證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證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貴證且曰自今宜存形迹證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畧下但存形迹則

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矍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卽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為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讐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為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文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醅酢而不倦道兩暘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

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矣取進

止

二

臣讀漢武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常竊嘆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

可磨滅然人能洪道非道洪人今 陛下羽翼未成
則臣恐 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 陛下此志不
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
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鯀技技
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 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
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三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
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常三戰三北
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鬻刀之態

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下獄
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跨下蕭相國何
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齊戒設壇而拜之
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
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為大
者耳徐恕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生在駕顧之此四
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
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
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無下之
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 陛下識能坐進此

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
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鷄鶩之羣日與瑣瑣者共
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
敢知也取止

四

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
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
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至如救宿弊之
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
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者以

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之者日至
時陽氣卽應此立至之驗也太冬不能一日而為大
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
天下效驗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
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
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
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
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
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
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

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為 陛下誦之取進止

五

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發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予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巨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

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皆上累宸聽臣謂 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 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 陛下之志

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吉趣之差議論之失
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
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
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荆門到任謝表

起之祠館界以邊城米見史民祇承光寵伏念臣才
由拙短學以樸專必古道之可求竭愚衷而自信用
情所愜載僞是羞頃玷末科未更煩使荐塵薦剡遽
忝周行初糾正於成均繼編摩於書局坐閱五年之
久慚無一策之奇賜對祥曦誤蒙陛下獎噴煩東晉

反冒優恩仰麗日之重明伏下風而增忭固願鞭其
絲力以自效於昌時其玉維州沮漳在境擁江帶漢
控蜀撫淮豈惟古爭戰之場實在今政守之要政須
英傑以佐規恢敢謂疲駑濫膺委寄茲蓋伏遇 皇
帝陛下道同舜禹德配湯文灼三俊之心迪九德之
行精微得於親授廣大蔚乎天成以搜訪儲材以試
用責實肆令凡下亦被甄收臣敢不益勵素心庶幾
尺寸裨遠略附近涓塵臣無任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某僭有白事書曰有備無患記曰事豫則立荆門在

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
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
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趨
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
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
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尚多
有之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善
制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患在彼不善者反之法口
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謂能銷患

致利備豫不虞也荆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
四千疆壯可用而素無城壁倉廩府庫之間糜蕪可
至累政欲修築子城畏憚其費不敢輕舉其竊謂郡
無城郭使在內地尚且不可況其在邊平居形勢不
立高鑰不固無以係民心待暴客脫有緩急區區倉
庫之儲適足以啓戎召寇患害之致何啻丘山權今
費役曾不毫末惜毫末之費忽丘山之害難以言智
一曰有警誰執其咎某去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
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趁冬土堅密
庶幾可久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

人心齊一臘前兩旬土工畢事規模稍壯邦人慰滿
小壘繇薄仍歲送迎事力殫竭累政之積僅足辦此
會計用甌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尚多目今見已包城
十六砌角臺一所建敵樓一座以此計之猶當用緡
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隸在常平稽
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為敷奏於數內撥支
銀五千兩應副包砌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
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為無窮之利伏想鈞懷垂念邊
城不異塙屏思患豫防又有廟筭擇狂聽愚常不待
辭之舉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
本心而已凡今為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
或者過於勢而狃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
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疆
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為故常天子有勤
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為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
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于

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忸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已所行爲天下達道，訕侮正言，仇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黃鍾大呂，施宣于內，能生之物莫不萌。不。奏以大箴，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大縣，縣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吳公爲宰於茲。

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辦。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說，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過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爲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爲，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

者敬其本也。豈獨為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稂莠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怠忽。末蔓於馳騫。深蒙密覆。良苗為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辯。公其謹之。某雖不敏。它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月有二月望日。迪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宜章縣學記

大訓有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蓋斯民之秉惟上帝實降之。作之君師。惟其承助上

帝。故曰天子內建朝廷。由公卿至於百司。庶府外。邦。邦邑。由牧伯至於子男。附庸則亦惟天子是承。是助。故周公以微言告成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成王之誥。康叔誕陳。民常且曰。外廢子訓。人正人。至於小臣。諸節皆所以使之分別乎。此而播敷之。以造民大譽。漢董生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是故任斯民之責於天者。君也。分君之責者。吏也。民之弗率。吏之責也。吏之不自。君之責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君任其責者也。可以

爲吏而不任其責乎今爲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呼弗思甚矣夷狄之國正朔所不加民俗各繫其君長無天子之吏在焉宜其有不可治化者矣然或病九夷之陋而夫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况非夷狄未常不有天子之吏在焉而謂民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將誰欺春秋之時去成周末遠也曾子且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春秋而來至于今幾年矣觀民之罪視俗之惡顧不于其上之人而致其責而惟民是尤則斯人之爲吏可知也孟子曰饑者易爲食

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吾於其所謂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於其所謂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柳據嶺爲荆湖南徼宜章又柳之南徼遠於衣冠商賈之都會其民宜淳愿忠樸顛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不才之吏不能教訓拊循其民又重侵漁之民不堪命則應之以不肖其勢然也夫淳愿忠樸顛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此侵漁者之易以逞志而其積之已甚有所不堪則不肖之心勇發而無所還忌亦其勢然也不數十年間盜孽屢起宜章以是負惡聲有自来矣淳熙十有二

年吳侯鎰抵行都諸公貴人倒屣迎之咸稱其才將
有論薦於是宜章闕宰顧吏之視仕宜章若蹈豺虎
之區無敢往者帥府嗜吳侯之賢辟書東馳吳侯欣
然就之至則務去民之所惡而致其所欲勉之使為
學以雪惡聲大葺學宮補弟子員淳熙五年始建今
學八年朝廷殊其令優其數以獎誘入學之士部使
者各求其所隸間田以稟之士之稟於學者五十人
自食而學於其間者又數十人旬讀訓詁旨義辭章
少長分曹皆經講授士勸其業豈惟學官異時鬪爭
斂攘情力侈費之習廓然為變忠敬輯睦尊君親上

之風靄然為興牒訴希闊岍獄屢空且晝為求簿書
期會之事僅費數刻吳侯策勲文史優于里居間則
益發泉石之秘徜徉詠歌以致其適自謂茲土之樂
中州殆不如也方其始至解除煩苛布宣天子德意
為條教以曉其父兄興學校以育其子弟而其民鼓
舞踴躍回心異鄉惟恐居後曾不淹久而效見明著
暇裕若此然則致治施化誠莫易於此矣雖然周道
之行群黎好德武夫之節優於干城游女之操竦於
喬木忠厚純積洽于庶類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當
此之時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如雍容康莊

而忘其夷優游厦屋而忘其安也及道之衰王澤寢
竭網弛倫斃獄訟滋而干戈起民墜塗炭由是霸圖
迭興異端並作徼其困極窘至而歸之若出荆棘而
蹈邪蹊脫塗淖而棲芟舍喜幸之浮康莊厦屋平居
緩帶所無有也至於會載籍以自藩飾害義崇私不
知紀極則其為荆棘塗淖抑益深矣曠安宅而弗居
舍正路而弗由豈得罪彼民哉吳矣其亦有憂於是
乎僕夫效駕必命所之千里雖遠首途發軔燕越可
辯此學之興敢問所向為辭章從事場屋今所未免
苟志於道是安能害之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

於死是心之存上帝臨女先民垂訓昭若日星呻其
佔畢覆用敝之責有在矣夫不遠千里屬記於予而
豈徒哉三晉分國齊秦圖帝衍儀軼說士蜂起兵強
國富是為良臣功利之習入於骨髓楊朱墨翟告子
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從而誣之帝降之衷茅塞甚
矣自暴者既不足與有言而自棄者又曰吾身不能
居仁由義故孟子道性善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唐
韓愈謂柳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
必有魁竒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今而後吾有望

於宜章矣淳熙十有四年十有一月甲子臨川陸某
記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
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
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
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
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
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
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

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為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
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
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
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未盡合
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
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
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
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又曰天生俊明
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
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

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自欲盡君道為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其

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和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

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
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
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勲績必為伊
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
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
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
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
議舉朝謹譁行之未幾天下恂恂公方秉執周禮精
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
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撲屏伏檢按得志曾不為悟公

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
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
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
易之說曰今未可為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簡易也
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
置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
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
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
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

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於當時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為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王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

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揚損益以附已好惡用夫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為定策至造詐

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憂憂於事為之末以分異人為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進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當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墮圯已甚過者咨嘆今恠力之祠縣縣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為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嘆既又囑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公為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磻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某記

經德堂記

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

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也無是則無以為人為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為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稷之播種契之敷教臯陶之明刑益驅禽獸垂備器用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言尹自耕莘相成湯說由築巖佐武丁太公以磻溪釣漁為文武師皆是德也關龍逢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為囚奴孔子削跡伐木窮於陳蔡毀於叔孫貽譏於微生畝楚狂接輿晨門耦耕負蕢植杖之流孟子見沮於臧倉受唾於優髡見疑於尹士克虞者同是德也武王纘太王王季

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太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為天下達孝曾子受經於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瞽瞍之命繕廩而焚捍笞以下浚井而掩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乎季歷斷髮文身逃之荆蠻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治古盛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為腹心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證驗之著在於塗巷况士大夫乎逮德下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興皇極不建

賢智迷於會歸庶民無所歸命學者文煩訟者辭勝
文公實私賓義主利陵夷不採橫流不隄天常民羣
所不可泯絕者如漢獻在許聽命於蜮操而已舊章
先典格言至訓攢存珠亡轉為藻績邪釋繆解正漫
真渝又轉而給寇兵乞盜糧矣疽潰蛆肆賊民猖獗
狷狂之士方不勝憤悶予義介節出嬰其鋒猶或憑
天藉聖因其不遂泯絕者足為且吾以聳觀聽然如
孤豚之咋虎者常十八九總其實火不啻一車薪而
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子生於周
季當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詩亡亦已久矣哉

贅之輿方羊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講
道誅泗賢顏氏之樂大林放之問嘆曾點之志稱重
南宮适禹稷躬稼之言眷眷於柴參之愚魯而終不
能使予賜偃商由求之徒進於知德先入之難拔積
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既沒百家並興儒名者皆
曰自孔氏顏淵之死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
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欲強之以事有若他何言哉章
甫其冠逢掖其衣以詩書禮樂之辭為口實者其果
真為自孔氏者乎老聃蒙莊之徒恣睢其間摹寫其
短以斬病周孔躡籍詩禮其勢然也戰國嬴秦無足

復道漢高帝鋤項籍其要領在為義帝發喪一事天
常民彞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蓋深於老氏者也彼知
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
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田常盜仁
義以竊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
也雖然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與斯
無邪慝矣雲錦吳生紹古而來從余游求名其讀書
之堂余既名而書之且為其說使歸而求之孟子曰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
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後世

發策決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資累考而大官可
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早辯而
謹思之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貴溪重修縣學記

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覩其壞而欲齊諸其末
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
寢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揜著便文飾說以規責倫
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若必不
可復至以為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
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

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
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遼視古俗自絕
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羈
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
科久渝古制馴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
之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
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大證矣是
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為士而託焉以自恕安在其為
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註
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而祇以為蔽家藏其帙人

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
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為非顧以為常
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
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
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
君所願得而為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繫
而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為貴溪
視前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聳
而陳君自視歛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
以為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於是撤講堂直舍

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溷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
曰申義遣學職事致請記於予陳君所鄉明著如此
斯邑之士可不自技於流俗而勉所以立所以達者
以無負陳君之意哉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八月二十
有六日戊申象山陸某記

武陵縣學記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
聖哲之所以爲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
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
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爲愚爲不肖彝倫於是而

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具
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寵
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
故鄉舉里選月書季攷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
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
所謂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
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
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
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
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

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異
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爲
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
身窮年卒歲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罪
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爲本其所從
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
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異說不牽於私欲
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原泉混混
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
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基蓋往時有

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遜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
於蕪穢之中而創學焉士民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
相其役林君不事官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
之爲者旣成規模宏麗氣象雄威遂爲武陵壯觀先
是倉臺薛公伯宣取成講堂今憲臺丁公逢倉臺趙
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君之
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
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
六月上澣象山陸某記

本齋記

唐虞之朝禹治水臯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教益
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各共其職
各敦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常試爲之者哉蓋其
所以自信與人之所以信之者皆在其疇昔之所學
後世之爲士者鹵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
未常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爲天下用固
無足恠雖然足又未可以汎責於天下大之生斯民
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要當有任其責者大
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原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手四海有本者如是

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
齋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
驗

臨川簿廳壁記

屋記書前任人姓名尚矣然今官府不皆有亦視官
廳事力其人志尚才具與所遭之時如何不可一槩
論也臨川簿廳舊無壁記鄱陽張瀛季海蒞事旣久
謂不可缺於是搜求前任姓名至今制置四川京公
其上不復可攷余常至簿廳見其解字乃京所置新
令張君所考適首於京異哉張君春秋鼎盛而老練

忠謹臨事不苟攝縣宰攝郡幕皆舉其職今又攝宰
金谿百姓安焉是記乃未攝金谿時諉余旣諾之矣
余迫荆門之役且抱拙疾念不可食言力疾記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九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善序

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
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
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
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
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徃徃波蕩於流俗而不
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南城毛君惠然訪余余才之庸

識也。贄余以文，余視其貌溫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場屋者也。問其聚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貲產，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繩窶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楚鮮明，非所謂纓絕肘見者也。詰其所以來之志，則悼科舉之不偶，恥其旨之不充，將變其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余，余觀毛君雖朴直淳厚而辭旨趨鄉大槩麗雜，豈所謂質之僅美而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者耶？於是申前之說與之言，義命之歸固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矍然謝余曰：「乃今廓然如發蒙，請從此歸矣。」余因美其質，又甚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貧則啜菽飲水，盡其歡；君兄父皆儒冠，貲業又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驅於利欲之途者何如耶？」毛君甚然。余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

難知者二人之爭至于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
遂以俱罷縣之士民謂滅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
謂何之過不至於罷而惜其去滅貪而富且自知得
罪於民式過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
士民哀其窮而爲之裹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爲之歌
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
鳴夷宰嚭謀國爵刑舛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
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滅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
乎人心然揆之舛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况其民心
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憾魯

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治理之善當
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爲曲直多矣而語孟所
稱獨在於遺逸不然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愠色
况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
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迓墨令適用
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逸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
何憾雖然何君譽處若此其盛者滅氏子實爲之也
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
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
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送彭子壽序

臨江彭君子壽來行都當改秩有司以苛文滯留之輒欲棄去朋舊慰勉乃肯留有司以名上又以疑似之嫌欲棄去朋舊又相與解釋而留之既改秩欲便親養奉祠而歸人皆稱彭君怙於進取如此余謂此未足為彭君言也彭君當官無不盡力政有不便於民未嘗不盡意為上官言之雖見挫抑不為棄止此人所難然亦未足為彭君言也余與彭君同為江西

人聞其賢久矣比來始識其面直諫之氣固可得之眉宇間以彭君之賢疇昔擇交必善士取舍向背不畔于善惡是非之大歸不必過求自可不失為今世賢士大夫然自視歆然若有所甚不足者嘗相與諧求古聖賢格物致知之說自謂不能無疑於此而不肯自安於其所已知者此吾所以奇彭君而有望於彭君者也於其歸書以贈之

送楊通名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為說然而卒為

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楫
通老忠實懇到有志于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
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

贈吳叔有

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為庶類之最靈者汨其靈
則有罪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為人子盡
子道為人臣盡臣道豈曰無營乎哉蔡邕之說是殆
饑其食渴其飲未得飲食之正也孟子嘗勉人以求
在我者誠能求在我者則無營之說不足道矣

贈俞文學

吾知俞君大篆用筆勁快而體致閑雅與和氣浹洽
聽其論當世字畫必推及氣質豈其所自得者在此
耶至其考訂偏旁參稽模範有根據來歷殊不苟也
自謂少所嘗識及觀其所得澹庵詩則蓋有識之者
又問其得官獲罪本末異哉其言之也余於是所感
益深俞君跋履南北歷歷能談其山川風俗余所叩
未十二三然已多矣惜其遂將東上余未有以留之
因書以贈

贈二趙

書契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

苟得其實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
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為病祇以為益不得其
實而蔽於其末則非以為益祇以為病二昆其謹所
以致其實哉

贈僧允懷

子弟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其於父兄君上之事所
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豈乃不能竭力致身以供
其職甚者至為蠹害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
其門庭建藏之役言勤苦經營未幾駸駸鄉乎有
成何其能哉使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

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懷本陸出是
役也過余余於是有感因書以贈

二

隆冬盛寒冰霜嚴厲民之病涉威於撈掠上能擇吏
吏能陳方則徒杠輿梁可以觀政茲事之不論久矣
楊林溪者貴溪之要津他日溺焉者衆矣鄉之善士
以允懷勤誠使為石橋以便行者懷陸出而學佛余
嘗因其所為有所感矣今於是役又重嘉之懷勉之
哉

贈曾友文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辭論理稱道經史未見抵
牾乃獨業相人之術藝藝雖精下矣生書又能自悼
疇昔之顛頓稱引孟子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
言年又尚少則舍其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
之

贈汪堅老

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日辰推貴賤貧富
夭壽禍福詳矣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
則歸之貴富壽福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夭禍關
龍逢誅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齊爲餓夫仲尼爲

不絕粮於陳卒窮死於其家顏冉夭疾又皆貧賤五
子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者豈闕茸委瑣朋比
以致尊顯負君之責孤民之望懷祿耽寵惡直醜正
尸肆讒慝莫知紀極又或壽老死簣立閭閻蒙爵謚
以厚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稟之清濁識鑑之明晦將
安歸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
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辯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
顧略於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明歸之貴富壽
福駁雜濁晦歸之賤貧夭禍則吾於五行書誠有所
不解生盍爲我言之

贈丁潤父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察其如命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之知命如此今之知命者幸其知貧賤富貴之有定數也而無爲小人以害其心斯可矣雖然吾所謂心天之所予我者也彼其險詖頗側悉精畢力以遂其私而不肯以入堯舜之道豈亦天之所予我者乎吾嘗有說以贈汪堅老而未及於此子旣見之矣今子所遊又多賢士大夫蓋兼爲我言之

贈黃舜咨

陳正己以書導黃舜咨見吾家阿咸甚譽其命術吾嘗聞當世鉅公言命余答之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鉅公矍然曰足下所言者大命也吾所言小命耳此其說出於蒙莊余因嘆鉅公博洽出言有稽據如此小命之術其來久矣於今尤盛余又聞近時府第呼召術士有一日之間而使人旁午於道者舜咨術旣精何爲不導之於彼陳廣文非忠於黃舜咨者也

贈汪彥常

番陽汪君彥常挾太乙數遊諸公間實有竒驗然汪

君本知書一旦以老人之言廢其業從受此術今又以其效驗自喜吾觀汪君精神有不宜止於是者後日過我當與汪君究其說

贈陳晉卿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古人之所以大過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推所為充是心而已紹熙辛亥之冬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予靜為福唐陳縮晉卿書

示象山學者

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夫日鄉群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奉警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於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幸勉旃毋忽五月朔某白象山諸同志足下

贈金谿砌街者

為善為公心之正也為惡為私心之邪也為善為公則有和協輯睦之風是之謂福為惡為私則有乖爭陵犯之風是之謂禍和協輯睦人所願也乖爭陵犯人所惡也吾邑街道不治久矣行者疾之乃有肯出

心力捐貨財辛勤而爲之者此真爲善爲公而出於其心之正者也有是心者豈得不翕然相應而助成之乎將見和恊輯睦之風興而乖爭陵犯之事息履是街者皆唐虞成周之人也諸君勉之

贈湯謨舉

浦江湯謨舉往年見過占辭甚文爲禮甚恭而挾地理之術登象山圖其形殊不失實相從之久溫然慈祥不少異其初比來又以啓事見余多經史全句首尾詳整類從事場至問者問之則曰舊亦應舉屢不中乃舍之地理乃先世之傳姑業之以爲生又出謝

詩詩得謨舉素懷旣別求余言因覈書以贈

贈陸唐卿

貴溪醜口陸堯臣唐卿今徙居望姑世其家醫學傳之二子又曰吾所傳大方脉也吾於小方脉雖嘗學之而不能精郭中有精於此者在浮屠氏今老矣吾將使少子學焉若陸君者可謂不自用矣學必有師豈唯醫哉因其求言遂書以勉之

贈疎山益侍者

淳熙己酉孟秋中氣在月之初填星復順入龍氏直二大星之間比下星如心大星之於前星二日之夕

微出其西二日之夕微出其東四日益東如朔之在
西則其正隱於三日之朝矣古羲和之官其重堯典
獨詳其職後世星翁曆官爲賤有司人庸識暗安能
舉其職哉因循廢弛莫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有
治其事者不無所助是月也余將視吾外姑之宅兆
于東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日而抵余家四日
之夕發余家次夕抵大原觀六日抵龍岡事既遂抵
疎山與同行昭武吳大年里中胥必先言曰五緯次
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於所見不可不記之治
曆須積候以稽合否官之不宿其業爲日久矣是亦
可以備其搜訪也越翼日因益侍者出此紙求余言
甚力且曰當寶藏之余於是得所託矣他日檢出當
有賞音七夕月下象山翁書

贈劉季蒙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爲大崇無世俗之
陷溺無二崇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
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書
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木在龍氏金先填于亢著雍涖灘月望東壁時雨新

霽西風增涼閒雲未歸悠然垂陰黍粒登塲稻花盈
疇菽粟粲然桑麻沃然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
宿上清信龍虎次于新興究仙巖之勝石瀨激雪澄
潭漬藍鷺翹鳧飛恍若圖畫疎松翠篠蒼苔茂草之
間石護呈黃金橙舒紅被崖緣坡爛若錦繡輕舟危
檣笑歌相聞聚如魚鱗列如鴈行至其尋幽探奇更
泊互進迭為後先有若偶然而相從老者蒼頡皓髯
語高領深少者整襟肅容視微聽冲莫不各適其適
予亦不知夫小火精粗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猶
子謙之標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有八人邑姓

名字于左方

題翠雲寺壁

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余寓許昌朝家約遊翠雲明
日劉伯協戒余朝餐許昌朝胡無相與焉伯協又誇
翠雲泉石謂不減廬阜飯餘乘興一行不期而會者
盈翠雲之堂翠雲五題始於王文公父子六詠增於
吾家庸齋梭山二兄之遊乃今始得親自昔年嘗東
遊會稽探禹穴西登五老窺玉淵比歲又開象山於
龍虎之上游啓半山磔潭風練飛雪水簾掩子諸瀑
今秋之杪登雲臺瞰鬼谷窮石人之龍湫觀千尋之

玉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王之奇可謂道在近而求之
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盛冬水泉既縮又值久
晴長老敏公俾畦丁決田間蓄水大作水供陳師淵
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成此一段奇事在會長少為
善之意如川方曾不可不紀會者姓字具列于後童
子書名象山翁書

朱氏子更名字說

淳熙丁未暮春之初予抵城闈後生學子來從余游
者日以益衆余與之惇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
莫不惕然以懲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辱臨教之

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
之一日朱伯虎進而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
學蓋不知其名之不可得待函丈乃始自覺背若負
芒願賜更之余於是名以元瑜字以忠甫取諸瑕不
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夫玉之瑕終瑕瑜終瑜人則不
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者瑕天之所以予我者固
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瑕今子既覺之
則瑕者瑜矣故曰元瑜能覺而更是謂不揜不揜之
謂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括豈遽能盡免於瑕哉
繼是而不替其忠則信乎其為元瑜也故曰忠甫余

始名字之未及告之以其說余留喻月而後東還吾
廬朱子又篋書旅于吾廬之傍以求講益秋七月朔
歸覲其親始書以遺之

二張名字說

番易張季海見二子求名名其一曰槐卿冠之日宜
告賓字以清父其二曰樾卿字以宏父暑氣之清莫
如槐字槐卿曰清父取清暑也夏日之蔭莫如樾字
樾卿曰宏父取宏蔭也時六月中澣予方有行役因
以是祝云

格矯齋說

格至也與窮字究字同義皆研磨攷索以求其至百
學者孰不曰我將來至理顧未知其所知果至與否
耳所當辯所當察者此也強哉矯古註以爲矯亦強
貌甚當若以爲矯揉則章旨文義皆不通和而不流
中立而不倚豈矯揉所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乃
能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天下之至強也故曰強
哉矯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象山西址瀕溪溪有渡曰石龜夾溪之山曰西山西
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微君山故老相傳

古有隱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山麓有寺曰資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今時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巳酉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鎮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曰信州雄石鎮本末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貫溪史傳所記故老所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常言永泰二年置貫溪考之唐史貫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爲大曆元年然大曆改號在長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至巳立涉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尚傳至今龍

紀後永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典鎮有鎮將鎮副掌鎮捍防守兵部條中又曰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今日鎮遏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鎮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今日押衙者豈幾是歟施其地者曰周丞鄴丞鄴之官曰押衙兼都監似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押衙又有都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固曰永泰後諸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制固宜不可盡考丞鄴稱鎮長曰中丞而其官實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聯班此亦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

曰丞鄴宅西面東坑徵山脚初無君字然山上有井其深無底早時禱雨率多靈應謂之望井水流出為石坑謂之君坑實折徵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鄴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刊諸石求子為跋予觀唐於今為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即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髣髴則是帖之傳亦足為考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

記祚德廟始末

甲辰春為初獻
官書丁祠

元豐中皇嗣未育吳處厚上書言宜祠程嬰公孫杵

臼於是下詔搜訪遺迹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趙川立廟祠之曰祚德廟封嬰為誠信侯杵臼為忠智侯擢處厚將作監丞徵廟朝又封韓厥為義成侯紹興十三年建州王朝倚上封事乞祠三侯於行都其後詔立行廟加謚四字嬰為忠勇誠信侯杵臼為通勇忠智侯厥為忠定義成侯初立廟在棘寺基上後建棘寺徙于元貞觀二十二年臣寮上言廟仁委巷中湫隘卑陋郡歲遣從事草具酒脯祠之弗處宜崇其廟貌超六字八字侯加封二字公升為中祠故是嬰封為強濟公杵臼為英累公厥為啓佑公徙廟于青

蓮寺側秩于祀典掌于太常歲差官行事作樂祠之
廟貌始嚴肅封告寺僧主之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義理所在人心同然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
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也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
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唐虞之時黎民於變比屋可
封之人此心存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免
置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心者此心存也自戰
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盛行先王之澤竭此心故

失陷溺而然也當今聖明天子在上祈願上而王公
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
成大業則吾人可以灌畦耕田為唐虞成周之民不
亦樂乎又何必孳孳而東哉鄧君遠告予以有行予
教書是以勸其反而求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一

十二

